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十六—十八世纪 西欧各国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十六—十八世纪

西欧各国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1 3/8 印张 495千字
1975年7月第2版 1975年7月北京第4次印刷
统一书号：2017·07 定价：2.50元

再 版 说 明

本书是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早期西欧各国重要哲学家的原著选辑,是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史的参考资料。

本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1年起,转由我馆用原版重印。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理论队伍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史的需要,现再重印出版。这次重印,编者对选辑的内容作了部分增添,个别地方的译文也作了修改,但由于时间仓促,未及全面校订,在内容的取舍和译文方面如有不妥,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五年一月

目 次

再版说明.....	1
一 培根.....	1
伟大的复兴.....	1
序.....	1
《新工具》.....	8
第一卷.....	8
第二卷.....	45
二 霍布斯.....	59
《论物体》.....	59
致读者书.....	59
第一章 论哲学.....	60
第六章 论方法.....	65
第七章 论位置和时间.....	80
第八章 论物体和偶性.....	82
第九章 论原因和结果.....	86
第十章 论能力和活动.....	88
第十二章 论 量.....	89
第二十五章 论感觉与动物运动.....	90
《论人性》.....	92
第二章.....	92
《利维坦》.....	93

第一部	93
第十一章 论风俗的不同	93
第十四章 论第一自然律和第二自然律，并论契约	94
第十七章 论国家的原因、产生和定义	96
第十八章 论制定元首的权利	99
三 温斯坦莱	103
《自由法》	103
第一章	103
第二章	112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21
第五章	131
四 笛卡尔	137
《方法谈》	137
第一部	137
第二部	141
第三部	145
第四部	147
第五部	152
《形而上学的沉思》	155
序	155
沉思第一 论可以置疑的那些东西	157
沉思第二 论人的心智的本性，以及它是比 形体更容易认识的	160
沉思第三 论上帝，上帝存在	166
沉思第四 论真和假	171

沉思第五 论物质性的东西的本质；再论上帝是存在的	173
沉思第六 论物质性的东西的存在，并论人的心灵和形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176
五 伽森狄	183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	183
伽森狄致笛卡尔书	183
对〈沉思第一〉的诘难 关于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	184
对〈沉思第二〉的诘难 关于人的心灵的本性，以及它是比物体更容易认识的	185
对〈沉思第三〉的诘难 关于上帝，以及上帝存在	199
对〈沉思第五〉的诘难 关于物质的东西的本质以及上帝的存在	213
对〈沉思第六〉的诘难 关于物质的东西的存在，以及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实在区别	219
六 斯宾诺莎	228
《理智改进论》	228
甲) 导言：论研究哲学的目的	228
乙) 论知识的种类	233
丙) 论理智	236
《伦理学》	243
第一部分 论 神	243
第二部分 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	274
第三部分 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	308
第四部分 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力量	318
第五部分 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	323

《神学政治论》	346
第十六章 论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 与公民权；统治之权	346
七 洛克	360
《人类理智论》	360
第一卷 关于天赋观念	360
第一章 导 言	360
第二章 心灵中没有天赋的原则	361
第二卷 关于观念	366
第一章 关于一般观念及其起源	366
第二章 关于简单观念	368
第三章 关于简单的感觉观念	370
第五章 关于由不同的感官获得的简单观念	371
第六章 关于由反省获得的简单观念	371
第七章 关于由感觉和反省两者获得的简单观念	372
第八章 对我们的简单观念的一些进一步考察	372
第十二章 关于复杂观念	380
第二十三章 关于我们的复杂实体观念	383
第三十章 关于实在的和幻想的观念	385
第三十一章 相称的和不相称的观念	388
第三十二章 关于真实的和虚假的观念	396
第三十三章 关于观念的联想	406
第三卷 关于语词	411
第三章 关于一般性的词	411
第六章 关于实体的名称	414
第四卷 关于确定的知识和或然的知识	416

第一章 关于一般知识·····	416
第二章 关于我们的知识的等级·····	421
第三章 关于人类知识的范围·····	427
第四章 关于人类知识的实在性·····	435
第五章 关于一般真理·····	443
第六章 关于普遍命题及其真理和确实性·····	446
第九章 关于我们对于“存在”的知识·····	453
第十一章 关于我们对别的事物存在的知识·····	454
第十五章 关于或然性·····	462
第十六章 关于同意的程度·····	464
《政府论》(下篇)·····	470
第二章 论自然状态·····	470
第八章 论政治社会的起源·····	474
第九章 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476
第十九章 论政府的解体·····	479
八 莱布尼兹·····	483
《单子论》·····	483
《人类理智新论》·····	500
序言·····	500
九 贝克莱·····	523
《人类知识原理》·····	523
绪论·····	523
第一部·····	538
十 休谟·····	577
《人性论》·····	577
第一卷 关于理智·····	577

第一章 关于观念,它们的起源、组合、联系、抽象等.....	577
第一节 论人类观念的起源	577
第四节 关于观念的联系或联想	582
第六节 关于式样和实体	585
第七节 关于抽象观念	587
第二章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	592
第六节 关于存在观念和外界存在观念	592
第四章 关于怀疑主义的哲学体系和其他哲学体系	595
第六节 关于人格的同一性	595
第三卷 关于道德学	605
第二章 关于正义和非正义	605
第二节 关于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	605
第五节 关于许诺的义务	613
第七节 关于政府的起源	618
第八节 关于忠顺的起源	621
第十一节 关于国际法	630
《人类理智研究》	633
第四章 关于理智活动的怀疑性的疑问	633
第五章 关于这些疑问的怀疑性的解决	641
第六章 关于或然性	644
第七章 关于必然联系的概念	646
第八章 关于自由与必然	655
第九章 关于学院哲学或怀疑哲学	664
后记	671
专名译音对照表	673

一 培 根

(1561—1624)

伟 大 的 复 兴^①

序

知识的状况既不景气，也没有很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向来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给它提供别的一些帮助，以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

我觉得人们不管对于他们所积累起来的東西^②，或者对于他们的力量，都没有正确的了解，而是对于前者估计过高，对于后者估计过低。因此，或者由于对他们所具有的技艺的价值作了过分的估价，他们便不再进一步去追求；或者由于对他们自己的力量估价太低，他们便把他们的力量花费在细小的事情上面去，而总不把它适当地用来试图解决主要的问题。这些就好像放在知识道路上的命运之柱；因为人们既不企图也不希望鼓励自己向前深入。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积累起来的東西的看法乃是缺乏的主要原因，而满足于现状使人忽略为将来作准备，因此就在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把我们对于我们现有的发明的过度推崇和赞美坦白地、直截了当地剥除掉，并且适当地教人有所警惕，不要夸张这些发明，对它们要求过高，这就不不但是一件有用的事，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事了。

① 根据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ed. by E. A. Burtt, Modern Library, New York.——译者

② 指已有的科学技术而言。——译者

只要让一个人仔细看一看那些浩如烟海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书籍，他就会看到，到处都在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虽然在处理的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却没有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的全部贮藏，乍看去虽然显得是很多的，但是一加考察，却证明是很贫乏的。至于讲到它的价值和功用，我们就必须坦白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儿童的特性而已：它能够谈说，但它不能够生产；因为它只富于争辩，而没有实际效果。因此，现存的学术状况看来就好像斯居拉^①寓言中表现的那种生活。斯居拉具有一个处女的头脸，但是她的子宫却四面挂着她不能够摆脱的狂吠的妖怪。因为同样地，我们所熟悉的科学也有某些堂皇悦人的一般论点，但是当它们一旦接触到作为生产部分的特殊事物时，当它们应当产生果实和作品时，就引起了争辩和囁囁辩论，而这些就是事情的终结和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我们也要注意，如果这类科学中间真有点生命的话，那么许多年代以来的这种情形就绝对不会发生：这就是它们差不多停止不动，没有得到任何对于人类有价值的增加，以致不仅曾经说过的还是重复在说，而且曾经是问题的也还是问题，这种问题不仅没有通过讨论得到解决，而且只是更加固定和成为问题了。一切学派的传统和继承还是师傅和学者的继承，而不是发明家和那些把发明出来的东西加以进一步改善的人的继承。在机械技术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相反地，由于它们中间有着一些生命的气息，因此它们是在不断生长着和变得更加完善。在最初发明出来的时候，它们一般是粗陋的、笨重的和不雅观的；后来它们便得到了新的力量和比较合适的安排与构造，但是在人们还没有达到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最后完善以前，他们却放弃了对于这些技艺的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译者

研究和探讨,而转到别的东西上面去了。相反地,哲学和理论科学就如同神像一样,受到崇拜和赞礼,但却不会移动或前进。不特如此,它们有时在创立者手里最得到繁荣,以后便衰落下去,因为人们一旦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并且(像那些他们称为“行脚议员”的议员^①一样)同意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这时起,他们便不能使科学本身扩大,而陷于粉饰某些个别作家和增加他们的党羽的下贱工作。我们不当说,各种科学已经逐渐生长以至于最后达到了它们的完备程度,并且已经像这样(它们的进程既已完成)在少数作家的著作中固定下来了;我们也不当说,现在已经没有余地来发明更好的东西,所有余留下来的就只是装饰和培养那些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了。如果是这样,倒是不错哩!但是事实上这种对科学的据有,不过是产生于少数人的自信和其余的人的懒散中。因为也许在科学的某些部分得到了辛勤的培植和处理之后,就会出现某个性情勇敢、以善于取得人所喜好的方法和捷径著名的人,在表面上把这些东西归结成为一种技艺,但是事实上却只是把别人所完成的一切都破坏了。然而这却是后来的人所喜欢的,因为它把工作弄得简便而容易,使这些人可以省得去从事他们所厌倦和不能忍耐的进一步研究。如果有人把这种一般的默认和同意看成是一种有分量的论证,看成是一种时间的判断,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他所依据的推理是极端错误和没有力量的。因为,第一,我们不可能知道科学技术在各个时代与各个地方所发现和公布出来的一切,我们更不可能知道私人秘密从事的和变动的一切;所以不管是时间的生产或者是时间的流产,都没有载入我们的记录。第二,就是同意本身和它继续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考

① 罗马时的一种议员,参加辩论而无投票权,只能向别的议员表示同意。——译者

虑。因为不管国家政体的形式有多少种，在科学上却只有一种政体形式，而这种政体形式在过去总是、在将来也总要是通俗的。我们知道，最能得到人民偏爱的学说，乃是那些富于争辩性或者似是而非和空洞的学说。这种学说，我可以说，只能骗取人的同意或者迎合人的同意。因此，每个时代中的绝顶聪明才智之士无疑地都被迫离开他们自己的途径；超乎俗人之上的能人智士，为了名誉的原故，也都甘心向时间与群众的判断屈服。因此，假如有某些比较高级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话，它们立刻就会被俗见之风吹掉。可见时间就像一条河流，它给我们带下来轻的和膨胀了的东西，但是那些重而坚固的东西都沉没下去了。不但如此，就是那些作家们，虽然篡夺了一种科学里面的独裁权，并且自信不移地以制定法律为己任，但是当他们随时反求诸己的时候，他们却来抱怨自然这真理的隐藏所的微妙，抱怨事物的隐晦，原因的纷乱，以及人心的脆弱；但是在这里他们决没有自己表现得比较谦逊一些，因为他们所要责备的，毋宁是人和自然的共同情况，而不是他们自己。于是凡是一种技艺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便根据那种技艺本身的权威来断定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当一种技艺成为自己的问题的裁判者时，它如何能被判定有罪呢？所以这只不过是使愚昧免于耻辱的一种办法罢了。对于那些已经产生出来并且被接受下来的东西来说，它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工作贫乏，问题滋多，在扩大这一点上则缓慢无力；整个看来带有一种完善的表面现象，但是各部分则是空洞贫乏的；在选择上很投合人的喜好，然而就是对于主张它们的那些人来说也是不能满意的；因此被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加以掩护和阐发。即使有人决心自己来进行试验，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推进科学领域的工作，他们也还是没有胆量使自己完全从一般人所接受的意见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根源上去寻求他们的知识；

他们只是认为，只要他们给现存的科学总量加上点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便算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事业：他们很审慎地自己认为，由于作了这种增加，他们便能够肯定他们的自由，同时他们却借同意其余的人来保持谦下的美名。但是这些很受到称赞的平庸与中道，却由于屈服于习俗意见而变成了科学的极大障碍。因为要同时称赞一个作家而又超过他，乃是不大可能的；知识就像水一样，不会升到高过它所从落下的水平。因此这种人虽然修改了某些东西，但是进步很小，虽然改进了知识的情况，但是并没有推广它的范围。的确也曾经有一些人比较勇敢地进行工作，把知识当作一件公开的事情，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因此能够推倒和推翻以前的意见来给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意见打开一条出路；但是他们所有的作为仍然没有把事情推进多少，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实质上和价值上扩大哲学和技艺，而只是要改变学说和把意见的王国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手上，这样所得到的东西的确是很少，因为虽然他们的错误和另外的人的错误是相反的，但是错误的原因在二者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既不受别人的意见的束缚，也不受自己意见的束缚，而只是酷爱自由，因此希望和别人一起努力从事探求，这些人虽然在动机上是很真诚的，但是在努力上则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满足于遵循概然的道理，而被卷入辩论的漩涡中跟着打转，他们在混乱地寻求自由中放松了严格的研究。没有一个人根据必要尽量在经验和自然事物上面打住。的确也有一些人曾经把自己投入经验的波浪之中，并且几乎变成了匠师。但是这些人仍然是在他们的实验上追求一种散漫的研究，而没有任何有规则的操作系统。此外，他们大都给自己提出某些琐屑的任务，把作出某种个别的发现看成一种伟大的事件，这种进程在目的上是很可怜的，而同时在设计上也是很拙劣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正确地

和成功地的事物本身中来研究事物的性质；不管他如何努力改变他的实验，他决不能达到一个休息的处所，而仍然发现还要向外寻求某种东西。另外还有一件应当记着的事情，就是一切实验上的努力开始于给自己提出某些要来完成的确定工作，并且用过早和不合时宜的热情来追求它们。我说，它所寻求的是果实的实验，而不是光明的实验，因为它并没有摹仿神圣的程序，这种程序在它第一天的工作里面只创造光明，并且给这种工作规定了一个整天；在这一天中，它并不进行物质的生产工作，只在以后的日子里才来进行这个工作。至于那些把逻辑放在第一位的人，假定科学的最可靠的帮助要在逻辑里面去寻求，这些人的确真正很好地看到了，人的理智听其自然的行径是不可靠的；但是这种治疗对于病症来说则是根本过于微弱无力了，而且它本身也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因为一般人所接受的逻辑，虽然用于日常事物和以论辩及意见为根据的那些技艺是很适当的，但是却不足以应付自然的微妙；因此在献身于它所不能驾驭的事情上，它所作出来的与其说是给真理开辟道路，毋宁说是确立和传播错误。

因此，整个说来，在科学方面，人们无论在对于别人的信任上，或在他们自己的努力上，似乎一向都不是很幸福的。特别是因为现在所知道的论证和实验都不是很可靠的。但是在人的理智的眼睛看来，宇宙的构成就像一座迷宫一样；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来这样许多道路上的模糊不清，这样一些事物与符号的假相，这样一些轮廓不规则而且纠缠不清的自然性质，而且人们还得要依靠时明时暗的不确定的感觉之光，通过经验和特殊事物的树林来寻求道路；同时，那些自命为领导的人们自己（据说）也是糊涂的，并且增加了错误和徬徨歧途的人的数目。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无论是人的判断的自然力量，或者甚至于任何偶然的幸运，都不会提供任何成

功的机会。无论人的才智如何优越,无论如何重复偶然的实验,都不能克服这种困难。我们的步履必须有一个线索来领导,而从第一次感官知觉开始,整个道路就必须建筑在一个稳固的设计上。但是人们不要认为我的意思是说,在这许多年代里,经过许多这样巨大的努力,一点东西都没有作出来。我们没有理由对于已经作出来的许多发现感觉羞耻,而且毫无疑问古人在一切涉及智慧和抽象思考的事情上都证明了他们自己是奇人。但是在以前的时代,当人们只是根据观察星体来航行的时候,他们的确能够沿着旧大陆的海岸航行,或者横渡狭小的地中海。但是在大洋能够航行和新世界能够发现之前,用来作为更确实可靠的指导的罗盘必须先发现出来;同样,一向在技术和科学上所作出来的发明,都是一种可以通过实践、思考、观察、论证而作出来的,因为它们是接近感官的,并且就是直接处在普通概念下面的;但是在我们能够达到自然的比较深远和隐蔽的部分之前,把一种比较完善的对于人的心灵的使用和应用介绍进来就是必要的了。

至少在我自己这方面,为了服从于对真理的永恒之爱,我已经把自己投到不确定和困难寂寞的道路上去,并且仗着神圣的帮助决心来反抗意见的冲击和攻打,反抗我自己私人的内心的踌躇和犹豫,反抗自然的乌烟瘴气,以及到处翱翔的幻影;希望最后能够给现代和后代提供更可靠和更稳当的指导。如果我在这里作出了某些进步,那么这条道路的对我不打开,并不是通过什么别的办法,而只是由于人的精神的真正与适当的谦下罢了。因为所有那些在我之前从事于技术发明的人,只是在事实、例证和经验上面看一两眼,便直截了当地进而把他们自己的精灵召唤出来,以给予他们神示,好像发明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练习而已。相反地,我却纯然地和经常地停留在自然事物当中,只把我的理智从它们适当地抽出